

传奇式的人物 世人关注的热点



岁月

布哈林狱中绝笔

布哈林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由于与斯大林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政策上产生严重分歧，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被秘密枪决。

ВРЕМЕНА

〔苏联〕尼·布哈林 著 黄树南 译

译林出版社

岁月

布哈林狱中绝笔

[苏联] 尼·布哈林 著 黄树南 译

ВРЕМЯ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布哈林狱中绝笔／(苏)布哈林(Бухарин,Н)著;黄树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

书名原文:Времена

ISBN 7-80657-231-7

I. 岁… II. ①布… ②黄… III. 布哈林, N. I. -回忆录
IV. K835.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3885 号

Copyright © 1994 by Nikolai Bukhari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009号

书 名 岁月——布哈林狱中绝笔
作 者 [苏联]尼·布哈林
译 者 黄树南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原文出版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Прогресс”“Культура”, 1994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8
字 数 308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31-7/I·203
定 价 1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布哈林在苏联历史上可算得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理论观点,他同斯大林的论争,他的受审判和遭镇压,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一直都是世人关注的热点问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1888 年 10 月 9 日(俄历 9 月 27 日)出生在俄国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他自幼聪慧好学,兴趣广泛,善于独立思考,中小学阶段便表现出过人的才能。1906 年他 18 岁,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家的生涯。他曾三次被捕,流放到北方的奥尔加地区,后来从流放地逃跑,流亡国外,先后到过德国、奥地利、波兰、瑞士、瑞典、挪威、美国,在这些地方进行革命工作和从事理论研究。1917 年他回到国内,在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布哈林担任过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消息报》主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科学院院士等职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曾是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耗尽毕生精力,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包括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样的政治错误。他后来承认了这些错误,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1922 年末,列宁在自感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口授了被后人称为“遗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 年 12 月 24 日)和《对 1922 年 12 月 24 日的信的补充》(1923 年 1 月 4 日),对当时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逐一作了评论。在讲到布哈林的时候,列宁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

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这是列宁生前对布哈林的最后一个评价。

1924年初列宁去世后,布哈林继续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他为宣传和贯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做了大量工作。1928—1929年间,布哈林和斯大林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结果布哈林被作为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后来,布哈林改任《消息报》主编。1936年12月初的一次党中央全会上,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突然指责布哈林参与并组织了暗杀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的阴谋。布哈林虽然一再申辩并绝食表示抗议,但是在1937年2月27日的中央全会上,还是被开除了党籍并立即遭到逮捕。

布哈林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1938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阴谋集团成员、间谍、叛徒、谋杀犯等骇人听闻的罪名,对布哈林等21人的“右派和托洛茨基派联盟”案进行了公开的审讯。3月12日,布哈林在法庭上作了最后的陈述。从当时报纸上公布的审讯记录和布哈林的最后陈述来看,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一方面承认“犯了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弥天大罪,犯了组织富农暴动、准备搞恐怖活动以及参加一个地下反苏组织的罪”,甚至说“由于这样的罪行应该枪毙十次”,另一方面又多次“坚决否认”他曾从事阴谋、暗杀、里通外国等活动,从事实到逻辑驳斥了总检察长对他的种种指控。他的认罪是抽象的,表面上的,他的否认是具体的,实质性的。其实,布哈林心里十分清楚:第一,他是绝对无辜的;第二,他认罪也罢,不认罪也罢,都难免一死,他并不心存侥幸,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所以,他在

被捕前两三天就写好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让年轻的妻子拉林娜记熟后烧掉底稿，等以后有条件时写出来交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布哈林在这封信里说：“我从来不是叛徒”，“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我的党籍”。这才是他真正的心声。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三十年代遭到错误镇压的人陆续恢复了名誉，但是不包括布哈林这样的“首恶分子”。布哈林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在1988年才正式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布哈林从1937年2月27日被捕，到1938年3月13日宣判后的次日或15日被秘密枪决，在监狱中度过了十三个月。这十三个月中，他要应付连续不断的审讯，要忍受非人的折磨和逼供，可他仍然挤出时间来撰写了这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从1937年11月12日开始写作，到他临刑前夕中断，历时四个月，共约三十万字，平均每日写两千五百字。这是布哈林真正意义上的绝笔之作。他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呢？

这部作品从布哈林的童年写起，写到了他的家庭和亲友，写到了他的学习和爱好，写到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写到了上自沙皇下到乞丐的各种人物，写到了大自然和虫鱼花草，而写得最多的则是他对当时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他的探索 and 追求，他的人生观的形成过程。十分遗憾的是，这部作品没有写完，写到中学时代便中断了，完全没有涉及他后来的革命生涯。可以说，他生活的主要部分没有来得及写。这不是他的过错。好在已经写成的三十万字中，仍然有大量篇幅表明了布哈林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不少成章成节的文字，用来分析形势，议论时政，抨击黑暗，歌颂光明，观点鲜明，是可以独立成篇的不可多得的政论文。

文如其人。我们从布哈林的这部最后作品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对他作什么样的评价呢？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

想,有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首先,布哈林是一个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在努力实现他的终生目标,即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1938年审判强加在他头上的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一个阴谋家、间谍、卖国贼、杀人犯绝不可能写出如此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品。其次,布哈林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他知道自己死期已经不远,但是作品里没有丝毫悲观、绝望、痛苦的情绪,相反,作品写得生动活泼,许多地方甚至谈笑风生,不乏幽默,完全看不出是在监狱条件下写的。再次,布哈林热爱生活,热爱人们,热爱大自然,整部作品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直到作品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临刑前的几天吧,他还在歌颂“生的喜悦”,赞美“生命总是美好的”,呼吁“要热爱人们,要珍惜他们”,“要真正理解生活的意义”。当然,除了上面这几点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布哈林的其他许多品质,例如,他的爱憎分明,他的胸怀坦荡,他的博学多才,他的独立思考,他的严密逻辑,他的清晰思路,他的学者风度等等。这部作品为研究布哈林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阅读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会有自己的发现,毕竟布哈林是一个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物。

黄树南

2000年12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

本书主要人物表

彼得罗夫一家及其亲属

科利亚(尼古拉,“小个儿”)——本书主人公

伊万·安东内奇——科利亚的父亲,教师、税务督察官、学监

柳波芙·伊万诺夫娜——科利亚的母亲,教师

沃洛佳——科利亚的大弟

安德列——科利亚的二弟

格奥尔基·安东内奇(乔治)——科利亚的叔父,医生

米哈伊尔·安东内奇(“猴头”)——科利亚的叔父,医生

叶夫格尼·安东内奇——科利亚的叔父,会计

阿格妮亚·伊万诺夫娜——科利亚的祖母

亚布洛奇金一家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科利亚的姨父,小学校长

马丽亚·伊万诺夫娜——科利亚的姨母

科利亚(尼古拉·米哈伊雷奇)——科利亚的同名表兄

玛尼亚——科利亚的表姐

斯拉维扬斯基一家——彼得罗夫家的朋友

托夏——科利亚的童年好友

纳塔莉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托夏的母亲,伊万·安东内奇的朋友

安东·伊万内奇——托夏的父亲

斯塔涅维奇一家——彼得罗夫家在别利齐的房东

伊万·叶戈雷奇——男主人

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其妻

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其女,科利亚·彼得罗夫的大朋友

叶莲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克列万斯卡娅——科利亚·彼得罗夫的大朋友,大学生

米哈伊洛夫——彼得罗夫家的朋友

斯捷潘——捷索沃村的铁匠

瓦夏——斯捷潘的儿子,科利亚·彼得罗夫的童年好友

米哈伊尔·萨莫伊洛维奇·克拉特——伊万·安东内奇的同事,
美术教师

约瑟夫·奥斯瓦利多维奇·戈布扎——中学校长,拉丁语教师

费奥多尔·谢苗诺维奇·科罗布金——中学学监,数学教师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沙皇的叔父,大公,莫斯科总督

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韦——沙俄内务大臣兼
宪兵司令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洛普欣——沙俄警察司司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始写作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科利亚·彼得罗夫出生在莫斯科河外区的一栋楼房里。这栋楼房坐落在大奥尔登卡街上,属于河外区亚历山大—马利亚商会所有。楼房上挂着一块油烟一样漆黑的牌子,上面写着“学校”两个金字。大奥尔登卡街是一条气势不凡的街道,静谧而又端庄。河外区的商人们在这里修建了许多独门独户的住宅,有平房,也有二层楼房,窗户擦洗得干干净净,有的如同镜子一般明亮。院子里有马厩,里面拴着出门用的高头大马,它们是脸色红润、睡眠惺忪、体态臃肿的商人太太们的宠儿,还有五大三粗的马车夫,也是太太们的红人。面包店前挂着几个涂成金色的大面包,闪闪发亮,老远就能看到,招徕尊敬的顾客,前来购买锁形面包、小圆面包和撒着湿砂糖的扁平面包。金顶的教堂仿佛已永世在地下扎了根,遍布全区,其中有苦难圣徒叶卡捷琳娜教堂、格奥尔基·涅奥克萨里斯基教堂、母神教堂、圣母安息教堂、卢日尼基三一教堂。每天早晨和傍晚,这些教堂的钟楼都会响起悦耳的浑厚钟声,颤悠悠的声浪在全城荡漾,然后渐渐归于沉寂……工匠、鞋匠、木匠、佣人、清扫工等穷苦人住的是地下室和棚屋。棚屋搭建在偏远的角落里,地下室则凹陷下去,窗户积满了灰尘,用光怪陆离的肮脏眼睛仰望着人行道。不过,商人先生们并不认为这些黑糊糊的深坑有碍观瞻。清晨,当道道霞光照亮了教堂的金顶,寒冷的晨雾逐渐消散的时候,他们照样乘着雪橇,压得雪地吱嘎作响,从这些深坑旁边疾驰而过。

街道是宁静的:没有车马,没有喧嚣,没有斗殴。隆冬时节,严

寒肆虐，刺骨的寒风把一切都冻得结结实实，街上到处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街道两旁的矮石墩附近有一堆堆锥形的雪堆，那是佩着铜号牌的清扫工堆起来的。街头燃起了熊熊的篝火，马车夫们戴着笨重的大手闷子，神气活现地在篝火跟前走来走去。他们是在借火取暖，一方面交叉着两只手拍打身体，一方面不住蹦蹦跳跳，让毡靴里冻僵了的脚缓过来。偶尔也有警察到这里来。他们头戴围巾帽，胡子上挂着小冰溜，身上蒙着寒霜。在马车夫的吆喝声中，商人们的漂亮大青马和大花马打着响鼻跑了过去，路人只看到马腿、毛皮车毯、车夫的宽阔肩背和肥头大耳的商人的臃肿身影闪了一下，便没有了踪影。烟筒里冒着烟，家家屋顶上都是炊烟缭绕，直升上空，逐渐消散在清澈寒冷的空气中。到了夏天，这里要热闹一些，乐趣也多一些。孩子们、男女仆人们、工匠们闲站在大门口，嗑着葵花子，相互打趣，相互调侃，相互拌嘴，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入晚，背静的楼房门洞里，洼地的长凳上，一对对情侣紧紧依偎着。有时跑出来一个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的醉汉，后面一群人追着要制伏他，叫嚷声响彻全街。孩子们在户外放各种风筝，或者像猴子一样敏捷地在屋顶上爬来爬去，追逐鸽子——毛色纯净的和带黑斑点的筋斗鸽。小贩们用油腻的厚皮带把货盘固定在腹部，叫卖各种货物，如热乎乎的稀释梨汁饮料、点心、馅饼、冰淇淋、葵花子。他们周围麋集着一群群吵吵闹闹的孩子，一边馋得直舔嘴唇，一边把那几枚铜币数了又数。这里还有人在聚赌，玩的是“钻皮带”或者“抓罪人”。狂热的赌徒们又是争吵，又是嚎叫，打破了商人居住区梦一般的宁静。流浪乐师只是偶尔转悠到这里来，破旧的手摇风琴一奏响，大街上便充满了忽而尖细忽而沉闷的琴声。谢尔普霍夫街、科热夫尼基村和婆娘镇却是另一番情景，这些地方又肮脏又嘈杂又穷困，酒鬼也多。狗窝似的住房里，光身子的孩子们在肮脏的破烂堆中爬来爬去，空气中弥漫着皮革的腥臊味、渍菜的酸味、粪便的臭味、受潮物品的霉味。地下室里，墙皮成片

剥落的歪歪扭扭的小房子里，简陋的板棚里，住的全是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其中有被认为是狗胆包天和犯上作乱的工厂工人和作坊工匠，有掌鞋的、糊纸盒的、镶玻璃的、打家具的等各种手艺人 and 卑微“小能人”，有挎着货盘叫卖的小贩，有给人洗衣服和做日工的女佣，还有职业乞丐。他们把地下室、阁楼、小破房挤得满满的，一到节日，便跑到大街上来，拥进油烟呛人的小饭馆或者小酒店。这些小饭店和小酒店挂着红蓝色的招牌：“花园酒家”，或者打着别出心裁的广告：“酒楼：雅叙好去处”。堂倌们穿着脏得发黑的白衣服，穿梭似的跑来跑去。厅堂里烟雾腾腾，管风琴在演奏乐曲，玻璃杯丁当碰撞，手风琴声撕裂着空气，凄凉忧伤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响起。这是这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群体在歌唱，在胡闹，在纵酒，在呼喊，在拥抱，在打架，在接吻，在哭泣。

教堂里也挤满了人。金色的圣像前，明亮的蜡烛在炽烈地燃烧。大辅祭们的男低音和超男低音在蓦然回荡，他们是热爱圣歌而又有身份的商人、大腹便便的教会长老和教区的荣誉教民们挑选出来的。男低音的浑厚声浪激荡着空气。唱诗班的歌手们在齐声歌唱，男孩子们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苍白，歪斜着嘴，成人有些浮肿，衣衫也不整洁。不过，博尔特尼扬斯基^①的音乐是庄严肃穆的，歌声赞美着无比强大的、全能的、无处不在的、无所不知的上帝，向高空飞去。商人们的妻子身穿绫罗绸缎，站在最前面。她们抬起红润的胖手画十字的时候，衣裙窸窣作响。她们的丈夫虔诚而认真地做着祷告。他们身后站着一群女寄食者和下人：穿黑衣服的老姬们、敬畏神灵却又爱搬弄是非的妇道们、看家护院的女保镖们、拉皮条的媒子们、七大姑八大姨们、待字闺中并因无聊和发胖而苦恼的甥女侄女们、心腹丫头们、仆人们。穿着讲究的官员和官员太太们也站在这里。最后面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的是平民百

^① 博尔特尼扬斯基(1751—1825年)，俄国作曲家。

姓,有的站着,有的跪在地上,显得很疲倦,在等待仁慈的上帝来安慰他们,等待我们的救世主来拯救他们……但是救世主并不做声,只是透过长明灯的灯光,忧郁地望着这些穷苦人俯下的身躯和拱起的脊背,听着他们沉重的叹息……一群孩子笑嘻嘻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手指上蘸些唾沫,怯生生地伸手去掐灭小蜡烛。小蜡烛毕剥地响着,男孩女孩们先是扑哧一声,接着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根本不理睬大人们投来的严厉目光。有几个地方,情侣们在互使眼色。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些乞丐,全是可怜巴巴的残废人,有的缺胳膊,有的断腿,有的瞎,有的瘸,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球上蒙着白翳,眼皮外翻,他们通常被认为是能预知未来的疯修士。他们拼命指着自己的脓疮、伤口、残肢、驼背,硬要人家看,又瓮声瓮气地喊一些作践自己的话,要别人施舍给他们一些五戈比或一戈比的硬币,于是这些硬币便劈里啪啦地落进了他们放在石板地上的破帽子里。人们对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信仰得太虔诚了,皇帝老爷把可怕的地主政权的每个螺丝都拧得紧紧的……

有名望的教民家里保留着许多家规,是从严厉的西利韦斯特尔^①神甫制订的《治家格言》那里流传下来的。一家之长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往往是掌握几百万家私的巨头、富豪,从事呢绒、水产品、茶叶、肉类、油脂、木材、焦油、皮革的交易,经营大饭店、大旅馆、大商场。他们的商务活动都在商行里进行,这里也就成了莫斯科的商贸中心。他们坐在自家拱顶的货栈和光线黯淡的账房里,一边用小茶杯喝着茶,有时还派小伙计到外面去买点当时热销的饮料“酸汤”回来,一边对货物翻来覆去地盘点、过磅、计量,想方设法蒙骗顾客。商务洽谈也常在这里进行,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到

^① 西利韦斯特尔(?—约1566年),莫斯科圣母领报大堂的神甫,他所制订的《治家格言》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服从家长。

特定的饭店去品尝品尝大馅饼、烤乳猪、鱼子酱、鲑鱼、小蘑菇和各种伏特加酒。商人们的家里，在一切都循规蹈矩的假面具下，在客厅、餐室、卧室的有霉味的空气中，在厚实的帷幔和窗帘后面，在一大堆被子、羽绒垫子、箱子、食品柜、圣像、灯具和枕头中间，生活在按部就班地进行，闹剧悲剧全给掩盖了起来。不过，偶尔也会突然爆出几则丑闻，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血肉横飞。商人们的妻子春心荡漾，同马车夫睡到了一起；年轻的姑娘们耐不住寂寞，搂住了英俊店员的脖子；“家主”找了几个法国女人给自己当“娘姨”；儿子们把羞耻之心扔在脑后，开始吃喝玩乐。商人那些深宅大院里的壁龛和房间会给人们讲述多少诸如此类的秘密！不过这一切都处在主人那只威严的手的控制之下，不止一个人的脸颊领教过这只手的猛烈抽打！有些商人同破落的贵族地主结成了姻亲。毕竟俄国也在发生法国和其他国家那样的变化，尽管古老信仰的卫道士们认为这些国家是罪恶的王国，并且夸耀他们在莫斯科的罗戈日街有自己的重要堡垒^①。古老的家徽需要镀金，而金钱这个神通广大的皮条客就有这样的威力，能够通过教会和婚姻，把商人的血输入古老贵族家族的青色血管，使黯然失色的徽记和爵位重新焕发光彩。商家的千金小姐已经频频出现在莫斯科贵族俱乐部的大厅里，她们的娇嫩身躯散发着珠光宝气，出入于俄罗斯古老家族的那些脸色苍白、举止文雅的贵族夫人之间。“暴发户”在不断扩大势力。受人尊敬的、头发花白的正宗贵族去巴结身穿束腰外衣、脚登崭新皮靴的商人，这样的事已屡见不鲜。大胡子的商人们自己也在变：他们费劲地把常礼服往身上拽，又为孩子们聘请家庭女教师，教他们学习各种语言、音乐、舞蹈，送他们上中学。俄罗斯的古老大地上已经有一批富农和批发商逐渐成长为有文化的俄国资产者，他们是未来的学术文艺资助人，是日益发展的工业界的巨

① 该地至今仍有旧礼仪派的一座大教堂。——俄文版编者

头,如莫罗佐夫家族、马蒙托夫家族、休金家族、切特韦里科夫家族。古老贵族中的先知先觉们曾经用美妙的法语歌颂停滞落后和拜占庭帝国,竭力想阻止俄国的进步,想保留住正在失去的庄园以及带圆柱的华丽府邸、穿号衣的仆役、古雅的椴树林阴道和宁静的生活,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努力,金钱仍然像鼯鼠那样在不断挖土,在破坏旧制度的根基,把结实的铁桥座腐蚀得锈迹斑斑……

科利亚·彼得罗夫出生在大奥尔登卡街的一所学校里,学校有两栋大楼房,一栋大门临街,另一栋三层楼房在院子里。第一栋楼房是教学楼,第二栋是教师家属宿舍,不过最上的一层是手工教室,已经从学校毕业的成年姑娘到这里来学做女红。创办这所学校的商人们懂得顺应时代潮流,他们说:我们不当草包,我们也要学文化!学校很宽敞,镶木地板油光闪亮,墙上挂着历代沙皇的巨幅肖像。小市民、店员、手艺人、清扫工和城里各种小人物的孩子们挤满了教室,他们双手沾满墨水坐在课桌后面,在走廊上大叫大嚷。捐资创办学校的人很少到学校来,偶尔来看看,大家便会有一种恐惧感。平常的日子里,学校仍然过着它自己独特的生活。教师通常都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经过教会学校严格的教育训练,不过也有其他渠道来的人。这其他渠道来的人中就有科利亚的父亲伊万·安东内奇。伊万·安东内奇是一个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他四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前(死因是一种叫奔马癆的急性结核病)不久,赌牌输掉了仅有的一点钱,给妻子留下的是一堆孩子,外加空空如也的破口袋。伊万的母亲举债开了一爿缝纫店,自己在里面缝缝补补;不过,小伊万还是不得不从十岁起就替人家补课挣钱。他在中学里学习成绩优秀,才华出众,可是为人软弱,缺乏主见,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又性格开朗,善结人缘。整个少年时代,他都在挣钱补贴家用,给了母亲和弟弟们不小的支持。上大学以后,他跟民意党人交上了朋友。本来,他也许会就此投身革命运动,但是发生了一件几乎是荒诞不经的事,使他半途而废了:

有一次，他正打算去参加革命集会，他的母亲，一个脸型像老年分裂派教徒的精力充沛的妇女，把他的长裤和靴子藏进了箱子里，喀嚓一锁——再没有二话！这是用行动表示的最后通牒。再接下来，便是哭天抹泪，便是还要不要这个家，以及此类场合常用的其他武器。性格软弱的伊万·安东内奇妥协了，他的革命前程也随之断送。这几年里，他曾经有过一段浪漫史。他爱上了一个姑娘，人长得很漂亮，又是个革命者，她对他也十分钟情，管他叫“最可爱的扎诺^①”。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让旁人如堕五里雾中。人们知道的只是，扎诺发着高烧，精神异常，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差点儿没送了命，好不容易挺了过来，算是痊愈了。这个姑娘后来跟他见了几次面，不久便嫁人了。其他的情况，别人就一无所知了。人们想方设法来套他的话，他硬是一声不吭，只是眼睛里会闪出些许火花，不过很快就熄灭了，额头上堆起了深沟似的皱纹……他是数学系毕业，却爱好文学，许多诗歌他都会背诵，喜欢朗诵和朗读，而且读得极有水平。常有这样的事：他抓住一个人，揪住人家的纽扣，不容分说：

“我给您读读这一首，好吗？真是妙不可言！您听听就知道啦！”

“对不起，伊万·安东内奇，回头再说吧，说真的，我现在没工夫！”

“不，不，您等一等！只要一小会儿……”

他硬让这位倒霉的先生（或女士）坐下来，逼着人家听他朗读。人家听过之后，觉得伊万·安东内奇读得确实很棒。政治问题他已经不再去考虑。和平使者亚历山大^② 凭借自己的宪兵早就把一

① 法语名字，相当于俄语“伊万”。

② 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年），一八八一年即位，曾残酷镇压革命运动。

一切都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个性情粗暴的家伙留着一蓬大胡子,身材肥硕,常常自夸喜爱地道的俄罗斯家常食物汤菜和米饭,同时又特别贪杯,他是绝不会让伊万·安东内奇这样的人物深深地隐藏在地下的。不过政治方面的书刊伊万·安东内奇还是读的,有时还爱发几句激进的牢骚。他不信上帝,对于神甫也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可并无恶意。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不会对人怀有真正的恶意。一时发火的事倒是有,过后就没事了,真要让他的火气保持下去,那就要不断给他“火上加油”。日常生活中他不修边幅,为人心地善良。“要是伊万·安东内奇去买香肠,他准会买只金丝雀回来。”人们常这样谈论他。他说话有些尖刻,有时爱跟熟人开个玩笑,结果得罪了一些人。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位社会精英。伊万·安东内奇中等个子,身材瘦削,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既善良又聪明,鼻梁高高隆起,长相像俄国古代圣像画上的基督,只是过早地谢了顶。有人拿这一点取笑他,他并不生气,反而指着自己的秃顶,用圣经那样的语言,自我解嘲说:“因为放纵好色,他头上现出了秃顶。”^①他这样说其实纯粹是虚张声势,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最可爱的伊万·安东内奇可是个正人君子,甚至有些迂腐。像他那样的男人如今已经很少见,女性主动追求他,他虽然并不胆怯,表面上有时甚至跟她们相当随便,特别是说说笑笑方面,可在行动上并不出格。他的知识十分广博,他会滔滔不绝地同别人谈论花的雄蕊和雌蕊、蝴蝶和甲虫、鸟类和鱼类、星星和月亮、亨利·海涅、几何或者词根。他具有一种既开朗又轻浮又幽默的气质。他早年熟读圣经,在跟学校里的教士或者助祭谈话的时候,常常拿出圣经中的大段淫词秽语来背给他们听,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为了这个缘故,有时甚至有人

^① 此句原为英文。中译本中,凡俄文以外的外文(包括英文、拉丁文、法文、德文等),译文都用仿宋体排印。个别地方外文和俄文并用,则仍保留外文。